

凤翔西关新区西周墓葬考古发掘简报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凤翔县博物馆

摘要：古代的风翔曾是周公采邑，此次在这里发掘出的10座西周墓葬，其年代约为西周晚期，这是继凤翔南指挥西村、孙家南头周墓之后在该区域又发掘出一批西周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存，它为进一步研究该地区周人墓葬分布、埋葬习俗、以及先周至西周的文化源流，尤其对于探索周秦文化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关键词：凤翔 考古发掘 西周晚期 墓葬

2011年8至9月间，为配合凤翔西关新区建设，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地市文博协作单位联合组队，对入驻该园区的宝鸡亚东工贸有限公司拟建西凤酒瓶盖厂占地约17000平方米范围进行了考古勘探，随后对勘探出的10座西周墓、1座明代墓葬和1座清代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现对此次发掘的西周墓葬简报如下。

一、墓地概况

凤翔县新建西区开发区位于县城以西，西邻西外环路，北邻城关镇西街村，东临秦康路，南邻秦颂大道，该处地势较为平坦，略呈南高北低状，该区域不属于秦雍城遗址保护范围之内（图一）。此次发掘的西周墓葬所在区域位于整个园区中部偏北，北邻秦雅路，东邻秦

泰路，南邻秦武路，西邻育果袋制造扩产技改项目建设区。根据前期勘探资料显示，古代墓葬主要分布于厂区的西南部，仅在其北部发现墓葬1座。

二、地层堆积

因该地域地貌后期破坏较为严重，耕土层下即为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层。地层堆积可分为三层：

第①层 耕土层，厚0.25米，土质疏松，土色黄褐，包含少量近代砖瓦碎块、明清瓷片及大量植物根茎，M6和M10均开口于该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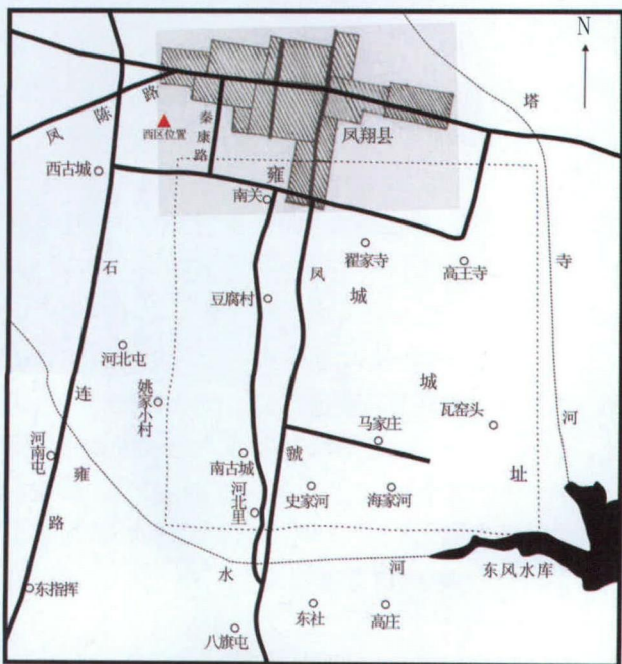
第②层 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堆积层，距地表0.25米，厚0.3~0.35米，土质较致密，土色红褐，包含少量红烧土颗粒、僵石、零星草木灰、绳纹槽形板瓦小残块等。M1、M2、M4、M6、M5、M7、M8、M9、M11、M12、M13均开口于该层下。

第③层 原生土层，距地表0.6米，土质结构均匀，土色浅黄，毛孔节理垂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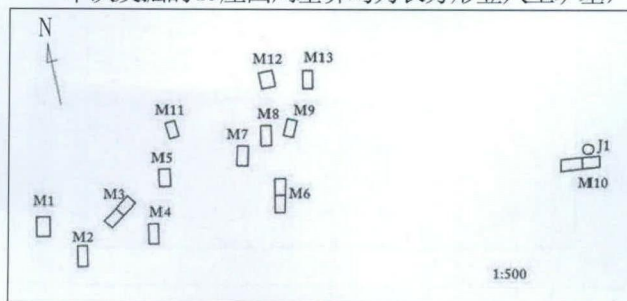
其中M3为现代墓葬，未发掘。M6为明代墓葬，M10为清代墓葬（图二）。

三、墓葬形制

本次发掘的10座西周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图一 凤翔西关新区西周墓葬发掘位置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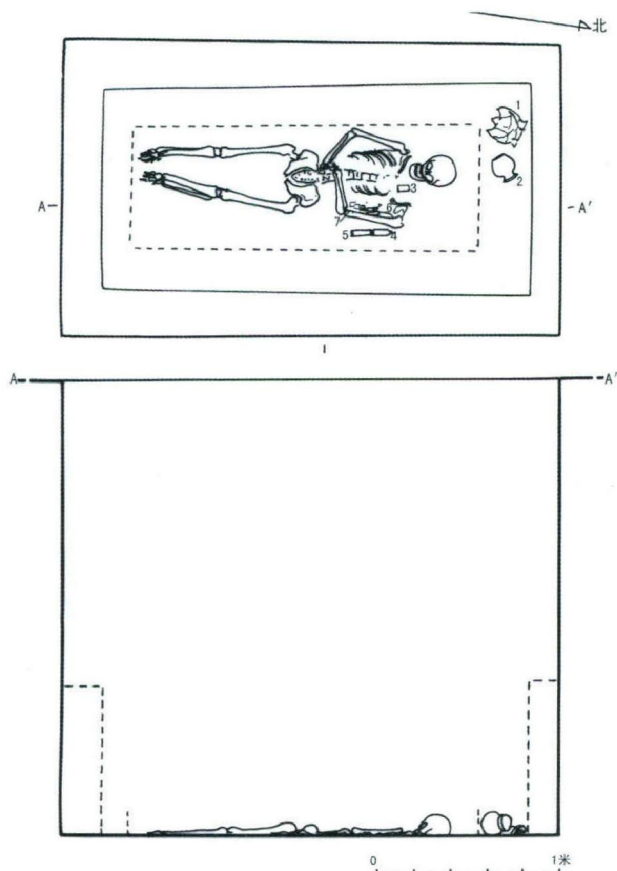


图二 凤翔西关新区西周墓葬发掘遗迹平面分布图

开口于②层下，距地表0.6米。口底大小一致，四壁竖直、规整、光滑，似经过工具加工，但痕迹不明显。墓向与头向基本为正南北，绝大多数墓葬有生土二层台，葬具多为一棺一椁，仅M7为单棺，不见二层台。根据葬式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仰身直肢葬，共7座，第二类为仰身屈肢葬，共2座，第三类为侧身屈肢葬，共1座。

1、仰身直肢葬

M1，长方形竖穴土圹墓，方向350°，长2.76、宽1.64、深2.6米。在距开口1.72米处出现熟土二层台，北台宽0.18、西台宽0.2~0.26、南台宽0.22、东台宽0.22~0.26、残高0.84米。墓内填红褐色五花夯土，较致密，粗夯，夯层厚0.25~0.3米。葬具为一椁一棺，木质，仅残留朽木灰痕。椁长2.36、宽1.2、残高0.84米。棺位于椁内，棺长1.9、宽0.7米，高度不详。棺内人骨架一具，仰身直肢葬，头向北，面向上，双手交叉抱于腹部（图三）。共出土随葬品12件（组）。墓室内西北角出土陶鬲（M1：1）、陶罐（M1：2）各1件。墓主左肩胛骨处出土石圭1件（M1：3），墓主东侧出土石圭2件（M1：4、M1：5），墓主胸部左侧出土蚌



图三 凤翔西关新区西周墓葬M1平、剖面图
1. 陶鬲 2. 陶罐 3. 石圭 4. 石圭 5. 石圭 6. 蚌饰 7. 玉石片

饰1组2件（M1：6）、小玉片1组6件（M1：7）。

M4，长方形竖穴土圹墓，方向正北，长2.56、南宽1.24、北宽1.32、深2米。墓口向下1.54米出现熟土二层台，台面及其内侧遗留有朽木灰痕迹，北台宽0.2、西台宽0.18~0.24、南台宽0.16~0.24、东台宽0.24~0.34、高0.46米。墓内土质疏松，土色红褐，无包含物。葬具为一椁一棺，均为木质。椁长2.28、宽0.8、残高0.46米，厚度不详。棺长2、宽0.48米，高度及厚度不详。棺内人骨架一具，仰身直肢葬，头向北，面向上，双手交叉抱于腹部。出土随葬品4件（组）。墓室东北角出土陶鬲1件（M4：1），墓主胸骨处有蚌圭1件（M4：2），墓主颅骨下部有贝币1组2件（M4：3）。

M5，长方形竖穴土圹墓，方向5°，长2.56、宽1.4、深2米。在距开口1.6米处发现熟土二层台，北台宽0.14、西台宽0.12~0.28、南台宽0.2、东台宽0.15~0.2、残高0.4米。墓室内填红褐色五花夯土，较致密，粗夯，夯层厚约0.25~0.3米，夯窝不明显。葬具为一椁一棺，均为木质，椁长2.2、宽0.98、残高0.4米。棺位于椁内，长1.7、宽0.54米，高度不详。内有人骨架一具，仰身直肢葬，头向北，面向东，双手交叉抱于腹部。出土随葬品13件（组）。椁内北端出土陶鬲（M5：1）、陶罐（M5：2）各1件，在墓主头骨西侧出土石块1件（M5：3），胸部出土玉圭1件（M5：4），腹部出土玉片1件（M5：5），在墓圹西北角二层台上出土蚌饰4件（M5：6、M5：7、M5：8、M5：9），墓主头下出土贝壳1组2件（M5：10），蚌饰1组2件（M5：11）。

M8，长方形竖穴土圹墓，方向356°，长2.9、北宽1.66、南宽1.56、深2.5米，在距开口1.7米处发现熟土二层台，北台宽0.24、西台宽0.18、南台宽0.12、东台宽0.18~0.26、残高0.8米。在距地表3.04米处发现棺木灰迹。墓室内填红褐色五花夯土，较致密，粗夯，夯层厚0.25~0.3米。葬具为一椁一棺，椁长2.5、宽1.24、残高0.8米。棺位于椁内，棺长1.88、宽0.56米，高度不详。内置人骨架一具，仰身直肢葬，头向北，面向西，双手交叉抱于腹部。出土随葬品9件（组）。墓室东北角出土蚌饰1件（M8：1），墓主头骨西侧出土贝壳1组2件（M8：2），盆骨处出土石圭2件（M8：3、M8：4），蚌圭1件（M8：5），右股骨处出土蚌饰1组3件（M8：6）。

M9，长方形竖穴土圹墓。方向正北，长2.8、宽

1.54、深2.6米。在距开口1.8米处发现熟土二层台，北台宽0.22、南台宽0.28、西台宽0.16、东台宽0.15、残高0.8米。墓室内填红褐色五花夯土，较致密，粗夯，夯层厚0.25~0.3米。葬具为一椁一棺，木质，仅留朽木痕迹。椁长2.2、宽1.24、残高0.8米。棺位于椁内，棺长1.8、宽0.5米，高度不详。内置人骨架一具，仰身直肢葬，头向北，面向不详，双手交叉抱于腹部。墓葬共出土随葬品10件（组），墓室内东北角二层台上出土陶罐1件（M9：1），墓主胸部出土蚌饰1件（M9：2），胸椎东侧出土石圭1件（M9：3）、玉片1组2件（M9：7），胸椎西侧出土蚌饰1件（M9：4），墓主左足处出土蚌饰1组3件（M9：5），贝币1组3件（M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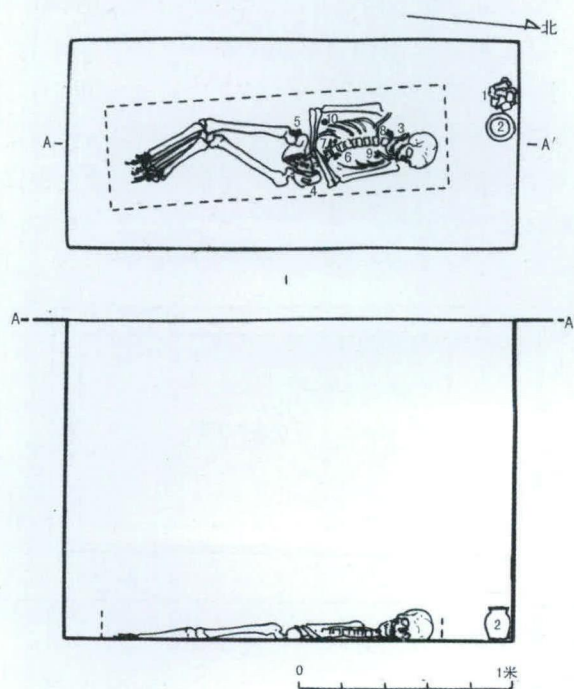
M11，长方形竖穴土圹墓，方向正北，长2.5、宽1.36、深2.05米。在距开口1.56米处发现熟土二层台，北台宽0.24、西台宽0.2~0.26、南台宽0.22、东台宽0.16~0.26、残高0.45米，墓室内填红褐色五花夯土，较致密，粗夯，夯层厚0.25~0.3米。葬具为一椁一棺，木质，仅残留朽木灰痕。椁长2、宽0.9、残高0.45米。棺位于椁内，棺长1.66、宽0.58米，高度不详。内置人骨架一具，仰身直肢葬，头向北，面向西，双手交叉放于腹部，双腿微向西曲。出土随葬品6件（组），在二层台东北角出土陶鬲1件（M11：1），墓室内棺北端出土蚌饰1件（M11：3），墓主头骨西侧出土蚌饰1件（M11：2），头骨东侧出土石圭1件（M11：4），在盆骨西侧出土贝壳1组2件（M11：5）。

M12，长方形竖穴土圹墓，方向正北，长2.74、北宽1.6、南宽1.5、深2.56米。在距开口1.92米处发现熟土二层台，北台宽0.26、西台宽0.1、南台宽0.22、东台宽0.2、残高0.64米。墓室内填红褐色五花夯土，较致密，粗夯，夯层厚0.25~0.3米。葬具为一椁一棺，仅残留朽木灰迹，椁长2.26、宽1.2、残高0.64米。棺位于椁内，棺长1.84、宽0.58米，高度不详。内置人骨架一具，仰身直肢葬，头向北，面向上，双手交叉抱于胸部。出土随葬品12件（组），墓室东北角出土陶鬲1件（M12：1），墓主头骨西侧出土贝壳1组2件（M12：2），在盆骨西侧出土贝壳1件（M12：3），在棺内南端出土蚌圭1件（M12：4）。

2、仰身屈肢葬

M7，长方形竖穴土圹墓，方向355°，长2.1、宽1、深1.55米。墓内填红褐色五花夯土，较致密，粗

夯，夯层厚约0.25~0.3米，夯窝不明显。葬具为一木质单棺，仅残存朽木灰迹，棺长1.6、宽0.5米，高度不详。内置人骨架一具，仰身屈肢葬，头向北，面向东，双手交叉放于腹部，下肢向西屈折（图四）。出土随葬品13件（组）。墓室内西北角出土陶鬲（M7：1）、陶罐（M7：2）各1件，墓主口中清理出贝壳1件（M7：3），头骨下出土贝壳1件（M7：7），胸部附近出土蚌饰1件（M7：9），腹部东侧出土贝壳1件（M7：6），腹部西侧出土贝壳1件（M7：8）、肋骨附近出土骨饰1组2件（M7：10），右盆骨西侧出土贝壳1组3件（M7：5），左盆骨东侧出土蚌饰1件（M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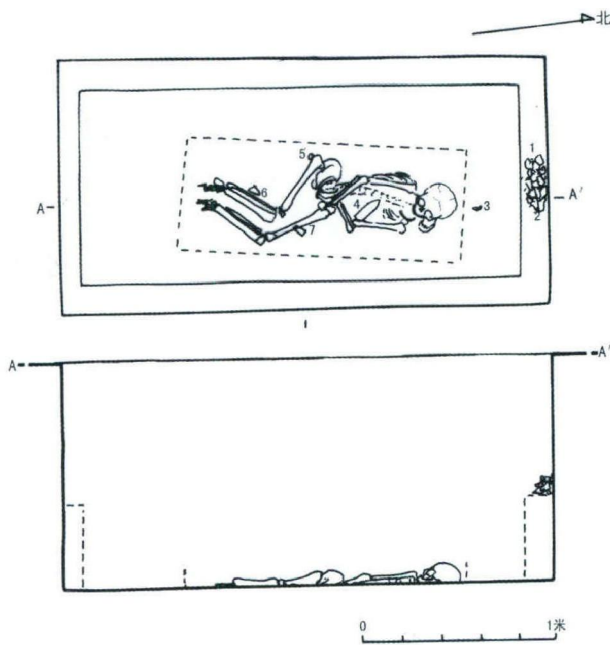
图四 凤翔西关新区西周墓葬M7平、剖面图
1.陶鬲 2.陶罐 3.贝壳 4.蚌饰 5.贝壳
6.贝壳 7.贝壳 8.贝壳 9.蚌饰 10.骨饰

M13，长方形竖穴土圹墓，方向10°，长2.5、宽1.2、深1.66米。在距开口1.4米处发现熟土二层台，北台宽0.24、西台宽0.2、南台宽0.2、东台宽0.18、残高0.26米。墓室内填红褐色五花夯土，较致密，粗夯，夯层厚0.25~0.3米。葬具为一椁一棺，木质，仅残留朽木灰迹，椁长2.06、宽0.82、残高0.26米。棺位于椁内，棺长1.86、宽0.54米，高度不详。内置人骨架一具，仰身屈肢葬，头向北，面向西，两股骨叠压在一起，略向上屈。出土随葬品5件（组），椁内西北角出土陶鬲1件（M13：1），在墓主右肋骨西侧出土蚌饰1件

(M13: 2), 盆骨东侧出土蚌饰1组2件(M13: 3), 盆骨上出土玉圭1件(M13: 4)。

3、侧身屈肢葬

M2, 长方形竖穴土圹墓。方向 10° , 长2.54、宽1.32、深1.8米。距开口0.76米处出现熟土二层台, 台面及内侧遗留有朽木灰痕迹。北、西、东二层台均宽0.15、南二层台宽0.1、残高0.44米。墓内土质疏松, 红色大五花土, 无包含物。葬具为一椁一棺, 均为木质, 仅残有灰迹。椁长2.28、宽1.04、残高0.44米, 厚度不详。棺长1.46、宽0.6米, 厚度及高度不详。棺内人骨架一具, 仰身屈肢葬, 头向北, 面向东, 双手交叉放于腹部, 下肢微向东屈折(图五)。出土随葬品7件(组)。在北二层台中部有陶鬲(M2: 2)、陶罐(M2: 1)各一件。棺北端有蚌饰1件(M2: 3), 墓主腹部有蚌饰1件(M2: 4), 墓主盆骨西侧有蚌饰1件(M2: 5), 墓主右腓骨西侧有蚌饰1件(M2: 6), 墓主左股骨上有蚌饰1件(M2: 7)。



图五 凤翔西关新区西周墓葬M2平、剖面图
1. 陶罐 2. 陶鬲 3. 蚌饰 4. 蚌饰
5. 蚌饰 6. 蚌饰 7. 蚌饰

四、随葬器物

墓葬出土器物共85件(组), 按质地可分为陶器、骨器、玉石器、蚌器等。其中陶器以鬲和罐为主, 器物组合常见一鬲一罐, 玉石器多为小件玉圭、石圭等, 蚌器、贝币等数量较多, 且多成组出现, 骨器最少, 仅1件。

1、陶器 共13件, 其中陶鬲8件, 陶罐5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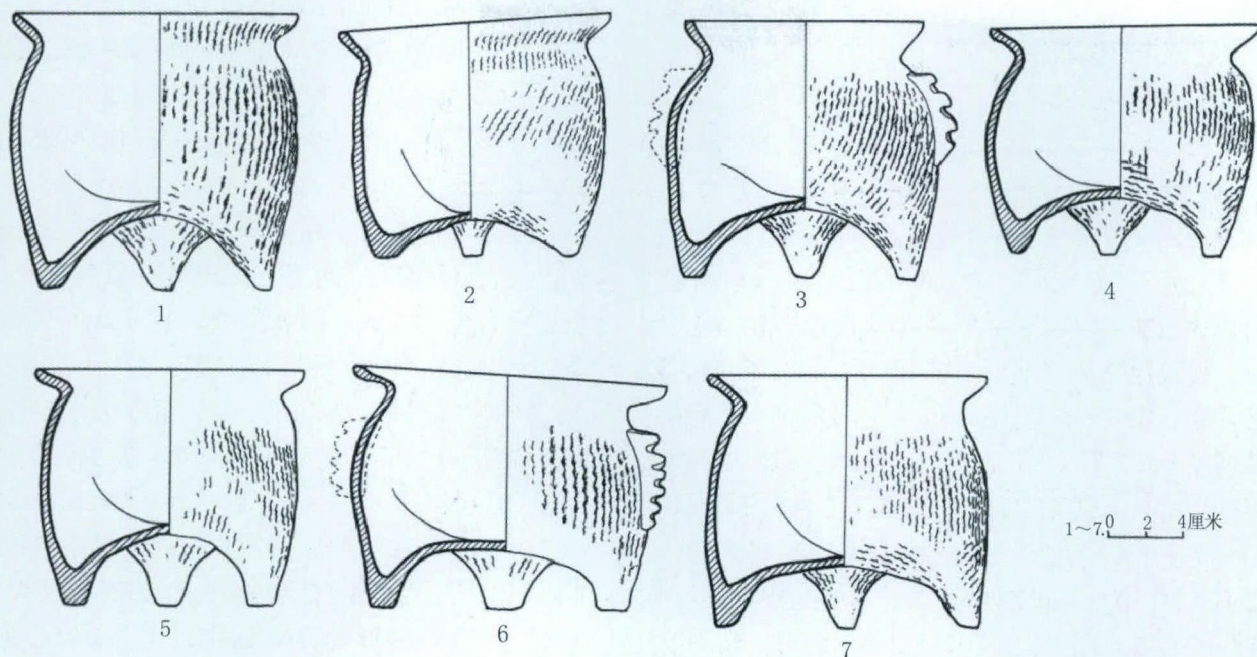
(1) 陶鬲 共8件, 其中1件未修复。根据足及裆部情况可分为两型。

A型, 3件, 腹径小于口径, 器身略瘦长, 颈较短, 肩部不明显, 三锥足, 连裆较高。标本1, M1: 1, 侈口, 方唇, 平沿, 束颈, 溜肩, 微鼓腹, 连裆, 三锥足。器表周身饰有竖向细绳纹, 裆部足部为横向细绳纹。通高15、口径15.1、腹径15、腹深10.9厘米(图六, 1; 封三, 4)。标本2, M4: 1, 侈口, 方唇, 束颈, 溜肩, 微鼓腹, 连裆, 三锥足。器表饰有细绳纹, 腹部饰有三个鸡冠状扉楞。通高13.9、口径12.7、腹径14.8、腹深9.1厘米(图六, 3; 封三, 3)。标本3, M7: 1, 敛口, 折沿, 圆唇, 束颈, 溜肩, 微鼓腹, 连裆, 三锥足。器表饰有竖向细绳纹, 足部未见纹饰, 颈部有轮弦痕。通高13、口径14.2、腹径12.9、腹深8.1厘米(图六, 5)。

B型, 4件, 器身略矮, 裆较平, 柱状足, 足间距较大。标本1, M2: 2, 侈口, 圆唇, 平沿, 束颈, 溜肩, 微鼓腹, 瘪裆较平, 足近柱状。器表周身饰斜绳纹。通高13、口径14.6、腹径12.6、腹深9.9厘米(图六, 2)。标本2, M5: 1, 侈口, 圆唇, 束颈, 溜肩, 微鼓腹, 瘪裆较平, 柱状足。颈部、肩部、腹部饰有竖向细绳纹, 裆部、足部为横向细绳纹, 颈部绳纹被抹平, 不明显。通高12.2、口径14.7、腹径12.9、腹深8.7厘米(图六, 4; 封三, 2)。标本3, M12: 1, 敛口, 卷折沿, 圆唇, 束颈, 溜肩, 鼓腹, 瘪裆较平, 柱状足。腹部饰有三个鸡冠状扉楞, 肩部以下饰细绳纹。通高13.1、口径16.9、腹径15.9、腹深9.5厘米(图六, 6; 封三, 1)。标本4, M13: 1, 侈口, 圆唇, 束颈, 溜肩, 微鼓腹, 瘪裆较平, 柱状足。饰有细绳纹, 裆部绳纹中带有篦点纹。通高13.9、口径14.9、腹径14、腹深9.7厘米(图六, 7)。

(2) 陶罐 共5件。根据肩部情况可分为两种类型, A型为圆肩, B型为折肩。

A型, 3件。直口微侈, 圆肩, 腹微鼓, 下腹部饰细绳纹。标本1, M1: 2, 侈口, 窄折沿, 尖唇, 束颈, 圆肩, 鼓腹, 下腹内收, 平底。素面, 下腹部有极少量细绳纹, 有烟炱。通高12、口径8.2、腹径13.1、底径8.1厘米(图七, 1)。标本2, M2: 1, 器身瘦长, 直口微侈, 口较小, 尖唇, 短束颈, 圆肩, 深腹, 平底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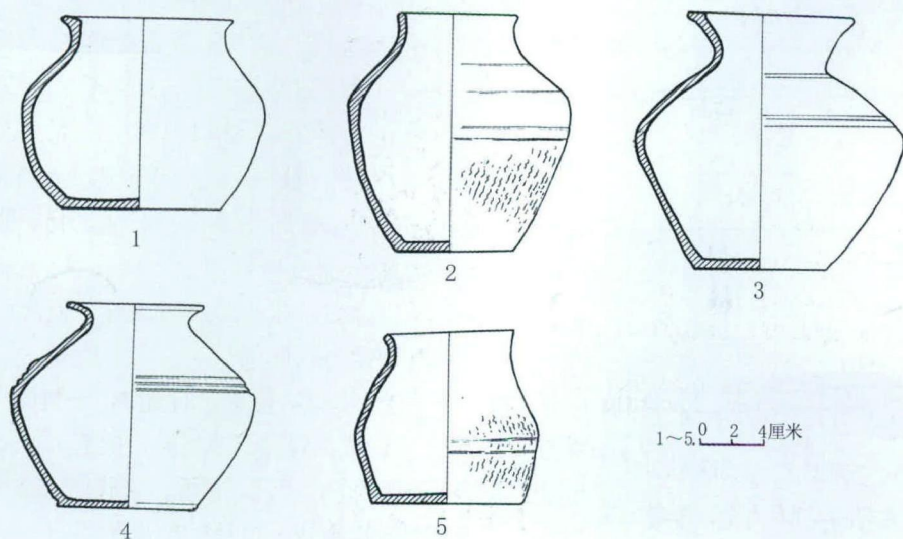


图六 凤翔西关新区西周墓葬出土陶鬲
1、3、5.A型鬲 (M1:1 M4:1 M7:1) 2、4、6、7.B型鬲 (M2:2 M5:1 M12:1 M13:1)

稍有内凹。肩部上端与下端各饰一圈弦纹，上腹部饰有两圈弦纹，弦纹之下为竖向细绳纹。通高14.9、口径7.5、腹径14.3、底径7.3厘米（图七，2）。标本3，M7：2，器身瘦长，直口微侈，圆唇，短束颈，溜肩，平底。腹部饰有细绳纹，颈部有捏塑的痕迹，口沿内侧有细弦纹。通高10.9、口径9.1、腹径11.6、底径8.7厘米（图七，5）。

B型，2件，侈口，平沿，束颈，折肩，鼓腹，素

面。标本1，标本2，M5：2，侈口，平沿，圆唇，束颈较长，折肩，下腹内收，平底。肩部上端与下端各饰四圈弦纹，颈部有轮弦痕。通高16.1、口径10.1、腹径16.2、底径8.5厘米（图七，3）。标本3，M9：1，侈口，斜沿，圆唇，束颈，折肩，鼓腹，下腹内收，平底。肩部下端饰有三圈弦纹，底部中心有一内凹小洞。通高13、口径8.4、腹径15.4、底径9厘米（图七，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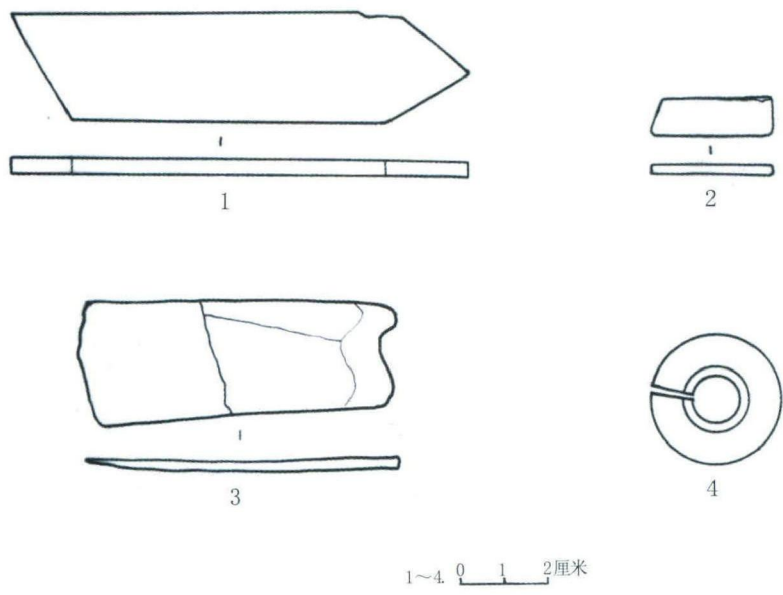


图七 凤翔西关新区西周墓葬出土陶罐
1、2、5.A型罐 (M1:2 M2:1 M7:2) 3、4.B型罐 (M5:2 M9:1)

2、玉石器 共11件（组），其中玉石圭2件（组），玉石片9件（组）。

（1）玉石圭，共2件（组），多数一端残缺。标本1，M13：4，柄端弧形，边沿平整，锋端残缺。残长6.9、宽2.8~2.4、厚0.35~0.2厘米（图八，3）。

（2）玉石片，共9件（组），成组出现，多为长方形，白色或墨绿色，部分阴刻有细线。标本1，M5：5，长条薄片状，长方形，象牙白，部分玉片染有少量红色粉末，



图八 凤翔西关新区西周墓葬出土玉、石器

1. 石圭 (M1:4) 2. 玉石片 (M5:5) 3. 玉石圭 (M13:4) 4. 石玦 (M5:3)

玉片两端有横向阴刻线纹，长2.7、宽0.75、厚0.2厘米（图八，2）。

3、石器 共8件（组），其中石圭7件（组），石玦1件。

（1）石圭，共7件。多有一端残缺。标本1，M1:4，三角尖峰，圭体两边磨圆，柄端残缺，通体象牙白，单面有黑色沁斑。残长9.4、宽2.45~2.35、厚0.3~0.35厘米（图八，1）。

（2）石玦，共1件。标本1，M5:3，薄片状圆环形，剖面为梯形，环体有缺口，近环心处有两圈阴刻线纹。直径2.8、孔径1.1、厚0.25厘米（图八，4）。

4、蚌器 共31件（组），其中蚌饰28件（组），蚌圭3件（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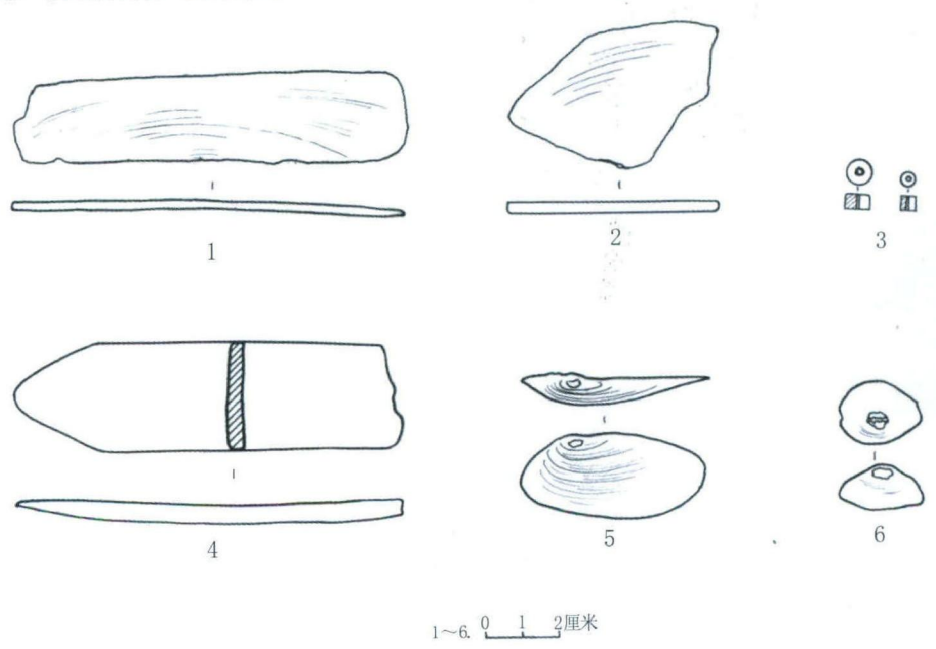
（1）蚌饰，共21件（组），形状多不规则，

略经磨制，部分有穿孔。标本1，M5:7，长条薄片状，通体略白，有水波状纹理。宽端一角磨有锋刃，依稀可见磨制痕迹；窄端略残，近窄端一侧有豁口。长1.5、宽2.3~2、厚0.25~0.2厘米（图九，1）。标本2，M8:1，形状不规则，残长6、宽3.7、厚0.4厘米（图九，2）。

（2）蚌圭，共3件（组），多数一端残缺。标本1，M4:2，三角尖峰，圭体两边磨平，一侧较薄，柄端残缺。残长10.1、宽2.8~2.9、厚0.55~0.2厘米（图九，4）。

5、贝壳 共21件（组），

以齿贝为主，也有扇贝或蛤蜊，多数穿孔，可能为货币。标本1，M7:7，齿贝，腹部有齿槽，背部正中偏向一侧开有孔洞，长2.2、宽1.6、厚、孔径0.7厘米（图九，5）。标本2，M11:5①，扇贝，壳顶有一小孔。长2.7、宽2.35、厚1.1、孔径0.25厘米（图九，



图九 凤翔西关新区西周墓葬出土蚌、贝、骨器

1、2. 蚌饰 (M5:7 M8:1) 3. 骨器 (M7:10) 4. 蚌圭 (M4:2) 5、6. 贝壳 (M7:7 M11:5)

6)。

6、骨器 共1件。标本1，M7：10，1组5件，皆为空心圆管状。M7：10①，高0.6、直径0.45、内径0.15厘米。M7：10②，高0.3、直径0.45、内径0.15厘米（图九，3）。

五、结语

凤翔西区此次发掘的10座西周时期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圜墓，口底大小基本一致，墓向基本为正方向，有二层台，未见腰坑，葬具多为一棺一槨，葬式以仰身直肢为主。每座墓中基本都随葬有陶器，器物组合以一鬲一罐为主，并随葬有较多的蚌饰，未见青铜器。从墓葬形制与埋葬习俗来看与西周时期周人的习俗相符，可以确定该区域应为一处典型的西周平民墓地。通过对出土陶鬲和陶罐观察分析与沔西张家坡西周墓地^[1]、扶风北吕周人墓地^[2]、凤翔南指挥西村周墓^[3]、凤翔孙家南头周墓^[4]等相比较，进一步判断这批墓葬的年代应处于西周晚期。

此次发掘是继凤翔南指挥西村周墓之后在该区域又发掘出一批西周时期的重要遗存，这表明凤翔地区在先周至西周时期一直是周人固定的居住地区之一，为研究凤翔地区周人墓葬制度、埋葬习俗、以及先周至西周的文化渊源演变提供了重要资料。

此次发掘的西周墓地位于秦雍城城址区西北，近年来通过对城址及其周边地理环境考察，发现秦都雍城城内布局顺应了当时自然环境的制约与摆布。秦雍城初期筑城的理念是文献中所说“城堑河濒”，即没有围墙，而是以水围城，并将临水的河谷挖深，使河堤陡直，使河岸增高以加强城防安全系数，同时也起到阻挡河水上岸的作用。即便是到了战国中期的“悼公二年，城

雍”，即正式修筑高大的城墙，其护城河也同样要以水围护^[5]。因此，雍城之前这里可以作为墓地，而雍城建城之后却被水淹没，直到唐五代时期再没有人居住与生产活动，区一直是河水漫漶之地，这种情形可能与当初秦人引水护城有关。此次发掘为雍城环境变迁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资料。

屈肢葬系秦人的典型葬式，秦文化多元文化的形成与周文化有一定传承关系，此次发掘的西周墓葬中有屈肢葬成分，这为我们进一步认识秦文化渊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发掘领队：田亚岐

发掘人员：董舒泰、孔令柏、孙宗贤、赵富康、赵力、权西红等

绘图照相：赵富康、孙宗贤

执笔：田亚岐、陈爱东、曹阳、孙宗贤

注释：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 [2] 宝鸡市周原博物馆、罗西章：《北吕周人墓地》，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
- [3] 雍城考古队、韩伟、吴镇烽：《凤翔南指挥西村周墓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
- [4]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凤翔县博物馆：《凤翔县孙家南头周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1期。
- [5] 田亚岐：《秦都雍城布局研究》，《考古与文物》2003年5期。



1. M12:1



2. M5:1



3. M4:1



4. M1:1

凤翔西关新区西周墓葬出土陶鬲